

陆启铿：拐杖撑起的数学人生

记者：侯润芳 来源于：新京报 发表时间：2015年10月11日

<http://www.bjnews.com.cn/feature/2015/10/11/379974.html>

因小儿麻痹症，数学家陆启铿自幼双腿残疾，无法自如行走。学生王世坤的记忆中，老师陆启铿坐在轮椅上，在黑板的角落里，一只手拽着能活动的黑板往前蹭一蹭，往后推一推，移动着黑板。陆启铿普通话不标准，为不影响授课效果，他尽量板书。

数学所办公室在四楼，陆启铿每天坚持前往。因双腿不能分开，上楼时，陆启铿依靠拐杖支起双腿一节一节跳台阶。下楼时，一只手扶着栏杆，一只手拄着拐杖放到下一台阶，之后整个人支撑起来跳到下一台阶。

王世坤想要帮陆启铿，但陆启铿自尊刚强，坚决拒绝。偶尔在上坡地方，王世坤才假装不经意顺手推一下轮椅。

拄着拐杖奔波求学

开着电动轮椅，风雨无阻来往于数学所和家庭，独自拄着拐杖上下楼。有时去数学所路上，车子坏了，陆启铿依靠拐杖坐到地上，自己修车，修好后再一点一点起身，开着车继续去数学所工作。

这是陆启铿多年如一日的写照。

1927年，陆启铿出生于广东佛山一殷实的家庭，出生不久，一场大病后陆启铿的性命保住了，但下肢却瘫痪了。后二战爆发，为逃避战乱，家人迁居澳门。陆启铿终日卧床期间，前辈的一句“你的A弦断了，应该用其他三弦把你的生命之曲奏完！”让陆启铿重拾勇气和

希望。

1942年，陆启铿依靠自学考取澳门中山先联合中学，后转学到中德中学。学校距离家里较远，陆启铿早早起床，穿衣、洗漱，拿起门边的拐杖，6点准时出门。

拄着拐杖在路上，陆启铿早在青春时期习惯了艰难的奔波迁徙。

1945年，陆启铿考取了广州中山大学先修班，次年又考取中山大学天文系。此时他家道中落，家里一贫如洗，虽然申请了助学金，但助学金仅够吃饭，陆启铿要靠自己去挣买书、买衣服等所需的日常费用。

陆启铿决定帮人补习功课挣钱，在老家佛山贴出了“私人补习”的广告。当时广州与佛山之间交通不便，陆启铿要先坐车到西河口，然后坐船到对岸的石围塘，再坐火车回佛山。佛山火车站只有一路公交车，一下火车陆启铿和众人一起拼命挤公交。“那辆公交车和中大的校车一样，都是烧木炭的，后面有个大火炉，夏天热得跟烤箱一样。”时隔多年，陆启铿接受媒体采访，还清晰记得公交车上的灼热。

游泳比赛冠军

虽然身体不太方便，但陆启铿性格达观、疏朗。学生周向宇的记忆中，陆启铿笑声爽朗，逢事哈哈笑过。

“陆老师是性情中人，”周向宇说，陆启铿喜欢抽烟，一天要两包烟，有时推开办公室的门，陆启铿正坐在缭绕的烟雾中埋头工作。

陆启铿也喜饮酒。有次去美国访学，陆启铿所乘航班上提供酒水，陆启铿一时兴起，自酌自饮，晕晕乎乎睡着了。后来突然感觉飞机内有人声和走动的脚步声，陆启铿赶紧起身，拄着双拐和众人一起下飞

机。但下飞机后，陆老师没有见到前来接机的人员，才意识到飞机只是到了中途站，自己提前下飞机了！

虽然双腿不便，陆启铿也喜运动，尤其喜游泳。

同事邵秀民还记得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数学所在颐和园举行了一次游泳比赛，要求从知春亭游到湖心小岛龙王庙。参加比赛的只有陆启铿一位是残疾人。比赛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，竟然是陆启铿得了第一名。“他能横渡昆明湖最宽处呢，”陆启铿老伴张木兰说。

“他上班和远距离行走都用脚蹬三轮车，近距离行走一直是靠双拐。这不仅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，也使得他的身体得到了锻炼，尤其是有较强的臂力。”邵秀民说，陆启铿游泳得第一并不偶然。

“陆启铿猜想”

幼年的大病、青年师从华罗庚，是陆启铿一生中重要的转折性节点。对于前者，陆启铿坦然接受，对于后者，陆启铿在多个场合不吝表达敬意：“华老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没有华老，我这个残疾人不可能走到今天。”

1950年，华罗庚经由广州回国，并在中山大学作报告。彼时，大四学生陆启铿听了报告后，深受感动，鼓起勇气向华罗庚写了一封信，表达敬意和佩服。

看过陆启铿的学术论文后，1951年，华罗庚将陆启铿调到中科院，成为其归国后的首位弟子。1966年，陆启铿发表《关于常曲率的kahler流形》的论文，在文中提出一猜想，后该猜想被命名为“陆启铿猜想”，这是首个以中国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猜想。

多次接触国外数学界，开阔的学术视野让陆启铿意识到学术交流的必要性。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，陆启铿得知国际数学界首屈一指的波洛尔教授对敦煌文化颇为向往。便邀请波洛尔教授访华，并委托兰州大学陪同其访问敦煌。但兰州大学提出，陆启铿必须到兰大讲学一周。陆启铿虽出行不便，但还是答应了。

“我们陪着波洛尔教授去敦煌等地转了一周，这一周，陆老师一直在兰大讲学，”陆启铿的学生谭小江说，波洛尔教授首开国际学术界访华先河，国际数学界的知名教授陆续开始来华访学。

谭小江说，陆启铿请国外知名学者来上课，不只是走过场。“他请来的学者不是讲完就走了，而是来上完一门课或者课题，”谭小江说，陆启铿通常会把这些学者的讲课内容整理成书，供更多人研习。

视工作为生命

去年 9 月，陆启铿在骑摩托车时不小心碰到了右腿的膝盖，陆启铿一直没在意，也未告诉任何人，后伤口化脓烂到了骨头处，家人才得知。学生吴克多次要求送陆启铿去医院，都被陆启铿坚决拒绝了。

“他是怕去医院麻烦别人，主要怕耽误工作，”妻子张木兰说，陆启铿伤后疼痛以致整夜难眠，瘦了整整 40 斤。

工作是陆启铿的生命

亲友来访，陆启铿起身寒暄两句，转身回到书房继续工作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”直至去世前，陆启铿仍坚持去数学所办公室。

彼时，数学所大部分已经搬到新楼，新楼禁烟，喜欢抽烟的陆启

铿一个人留在蓝白楼办公。蓝白楼多是计算机所的办公室，熟人不多，偶尔陆启铿的学生会前来探望老师。多数时候，80多岁的陆启铿一个人在升腾的烟雾中办公。

7月28日，陆启铿办公室的日历停留在这一天，放在桌子上的文章停留在第24页—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出版社选中中国数学家陆启铿，计划为其出版学术文集。有篇长达36页的论文，陆启铿坚持自己翻译。

7月29日，陷入昏迷的陆启铿被送往医院，8月31日，陆启铿离世。“他这辈子想做的事情，都做完了，感到安慰。”张木兰说，陆启铿走得很平静。